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卷第十七

正集十七

文十三

閘河日記

道光九年六月六日戊辰由館陶登舟沿衛湖汶入閘河南返予南北往來十次從未經行閘河僅據圖籍終苦不能了達心口此行庶補其缺先是八年冬王氏妹率男家起送女孟儀與館陶明府陽湖張君翰風之次子仲遠成禮予今春入都約夏閒迂道逕館陶偕返館陶去臨清陸路七十衛河迴曲水程增十之八而湍汛迅疾申刻發棚薄暮已抵尖庄盖去

城已五十里矣

初七日己巳晴炎抵臨清小閘閘就河岸老樹絡竹竹纜截船已刻抵汶口清濁雖外出而深才三尺許衛汶交滙之處有柑口草壩壩內有江西糧艘擱淺冠蓋四五事絡繹嚴催用五六十人引纜纜純絕而船不行乃于口外提撥船入撥米予上壩東南行五六十步至頭閘閘外淺船三閘內淺船四南行二里許則二閘兩閘之間名塘子可容糧艘五十若並兩艘于塘中名雙灌則容百艘向例先下滿頭閘版乃啟二閘放船一幫入塘俟二閘版下乃啟頭閘打船出口名曰倒塘灌放為汶口溯流至分水龍王廟水

程三百六十里勢如建瓴節節以閘約水濟運恐敞閘則直洩無餘淺滯重艘故也先是汶水微漲而衝水未發清溜外注頗旺刷深口門五月廿七八日衝水長尺許抵住汶水濁溜漾入頭閘口噴沙江廣舡身笨重雖迭經在濟寧東昌臨清抑載仍吃水至四尺予見二閘板上水高于板下五尺許詢知二閘上抵戴灣閘河路長四十里現過江西饒九幫在後止賸八幫不過四百餘艘相度形勢若先下滿頭閘板啟放二閘注水令極盛乃啟版用長河水力冲刷不過半日積沙即可刷通計洩減水勢不過二三寸無礙浮送尾幫否則于一塘尾船見淺之時即下頭閘

啟二閘打船進塘前後套搭頭閘蓄水高于外河且六尺雖二閘下版水力不盛而乘高下注閘外埧內之船自然浮起遄行打出數十艘積水宣洩略盡即將尾船留塘下頭閘版再提二閘內船進塘如此鉤連打放一日可兩塘半官吏減守候催督之煩丁柁免耗米盤船之費七幫尾不兩三日亦口出口矣來年于初倒塘時即行此法必可趲快廿餘日官民兩便而有司皆催漕熟手實力從公坐烈日揮濁汗手敝唇焦計不出此可快也又登土山周覽始知閘北有磚城名舊城南面套以土城名新城兩閘皆在新城內土牆大半傾圮兩閘闠志在者以倚河通衢商

馬頭故也酉刻淺船始出口予船乘空搶過兩閘抵
大關不得過遂宿閘下
初八日庚午過閘行里許西岸有新葺佛祠詢知即
乾隆甲午秋壽張逆民王倫據為宮以攻城月餘之
大佛寺也　四十里抵戴灣閘居民十餘戶皆編箕
柳為筐斗　三十里至魏家灣為粮食馬頭清平之
首鎮而高唐清平兩州縣兌漕水次在焉予酤飲月
下與肆主張老閒話言及東省兌漕皆頭船一丁獨
得以辦粮道揔運衛帮通倉各費贏餘歲三四千兩
他船丁止得行月正項而已又言高唐崔君長于催
科莅高唐不三年捐升知府為子弟捐知縣二縣丞

二而囊槖尚從容清平送本府漕規例三百兩高唐
四百五十兩去年本府劉君改為按漕一石取規庫
紋一錢較舊加倍語俱駭聽是日交小暑
初九日辛未開船行八里至土橋閘　十二里至梁
鄉閘湖南幇接連過閘艤舟候至午刻尾船始盡俗
謂之大板艄漕帥朱公押尾船朱公清操過人僕從
起居至簡易漕委隨員座艦前任已派定者公皆不
變易然節制之使不得藉公事以訛索丁耙遇脫空
不發令催提而船行自速可謂握要而事理者也然
漕弁之誘蜚起吳閘入堂邑境過閘五六里河道漸
直自此至臨清口門九十里河流環曲句倨水面而

湍足以刮空又不徑渡因知前此為川者能明周官
匠人之義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亮哉　風聞堂邑有
草名氣不忍又名公道人植田頭以為界址或起意
欲占鄰田則草反向己田行根茂不可芟唯堂邑與
冠有此種故二邑無田土之訟予以讓閒散步詢阡
陌間土人為指田頭所種形畧如枸杞兩葉背有芒
釋氏謂冥王鞫獄先吞鐵丸有私曲則鐵丸內灼以
此草例之則其說殆信安得其種遍植寰區以息訟
睦民耶
二十里至新開大風雨驟至惜不久未能透土無救
旱望霽後于月下又行廿里抵東昌府東門閘住船

初十日壬申入城探畢恬溪明府亨信、問恬溪丈、登八旬、寓東昌、經街涯深、年逾七十、以大挑知縣需次江西、三年未得缺、甚以為念、至其家、知于今年始署上高、又于途中聞推小車者云、昨晚高唐下冷子、大如盎、木棉盡壞、屋宇傷者無算、直隸山東皆呼雹為冷子、 廿里至利和務閘、 十三里至周家店閘、丙戌六月偕亡弟季懷出都、曾駐車于此、食大桃甚甘、令舟子倚柂買桃子、不忍見也、急令解纜、 十二里抵七級閘、閘入陽穀境、夾岸俱有市、陽穀華東阿三縣兗濟之水次也

十一日癸酉風略定、連日皆逆風、湖流昨日尤旺、縴

挽之勞幾如上映十八里至阿城下閘有二里至上閘閘東闤闠閣甚盛土產阿膠河西三里許有角大寺寺後百餘步即阿井井寬三尺許深四五尺色深黑出井即清徹澈飲之令人墜重止中煎膠土性沙鬆甃磚不數年即壞近唯土圍出水頗溢阿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分屬陽穀唯阿井周圍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為武松所打死于景陽岡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廿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民

人切齒呼之為皮戲匠、言其剝割也。又呼為賣餅大大郎、言其于小民口邊求利也。說雖不經、足以為解顧。閘口為盤鹽馬頭、鹽捆重八百斤、為圓毬、浮于額引者倍差、而入店仍攙和沙土、扣覘斤重、土人皆言有司利同其規費、助為奸虐、是天下之通疾矣。又言現任陳君人安靜、唯任胥吏過甚、赴訴者常半年不得一面、前任蔡君年少、勤政事、無留獄、判決速而平、唯收漕每升外加三文、其時民皆樂輸、而今以為例、不可復減。予見丹徒故令周以勲、以辦嘉慶十九年旱災捐賑、得民心、次年收漕、公議以加二完納、後任欲援其利例、鄉民萬餘圍其署、至不通薪水三日、而竟不得

減君子之于取也當思其事之所止毋徒畏傷廉已也八里至金門下閘又二里至上閘水勢甚平傍無民居而作雙閘既擾商復滯漕不能測作者用心之所至　十里至張秋閘閘入壽張境夾河為城西半城乃商賈所聚土産氈貨為天下甲　十里至張家營嘉慶八年廿四年兩次河決粮艘皆由此處入湖中閘東岸有五孔橋石滚埧一座單閘三座木橋五採石滚埧一座西岸有木橋兩座為南北沙河口又木橋一座為趙王河口兩河頭皆在直隸長垣縣經由曹濮一帶其河皆寛廿餘丈而灘為土人占種止存中泓二三丈以故平日則為旱河一遇大雨宣

泄不及隨地淹沒小民不明大計全在司牧之加意矣每年汶漲西面水未至常有水倒漾入河尾遠者至十餘里自臨清至此二百里乃有支河傍入之水東岸之堤閘所以防兩河發減入東平東阿一帶諸港引下濟河之大清橋以保民堰西利運道也嘉慶廿四年秋予客山東承宣松庭先生黔安署岳時南河馮營堤決口水由趙沙二河穿運入大清河黃水北抵阿城南抵戴家廟寬五十餘里東省被災者五十餘州縣予告承宣以發賑銀必用兩買免印致官藉口賠墊開踏遺之漸承宣以為然並委解交府庫使委官不得與印官相見至今以為法嗣奉部撥餉

一百三十萬協濟馬工、承宣仍發兩寶、公子伊綿阿告予曰、家君到東半年、已賠三千餘兩、馬工徧若用碎白對搭、可得平餘萬一千七百兩、用資辦公、予以告承宣、承宣白、極知吾兄見愛、且吾兄首教吾發兩寶、非教居停封殖者、唯此銀本當解戶部、解部例用兩寶、今以馬工決口、

聖主憂勤、小臣曾不能少効棉鄙、薄而反以為利于心不安、至局員之是否乾沒、非小臣所敢知也、予嘆服、予出遊三十年、所識大吏以百數、見得思義、自大興朱文正之外、唯有岳公矣、公滿洲正白旗人、出身吏部、調任陝藩、而卒于疫、惜哉　六十里至戴家廟

開東平州是時也黃河由利津蒲台入海而惠民城
遍河濱狂塗齧蔟提至險急署令陳超詩蘇州進士
予同年友也岳公許以帑三萬搶獲城池陳君止領
八千曰若能守者八千已可必不能即三萬無濟且
恐君民知有三萬心稍懈反致貽誤陳君欲遣其妻
子侍太夫人赴省寓而己身與城者為存亡太夫人曰
惠民城中七八萬戶誰無父母兒守土命吏義無可
去若能盡遷城中老弱父女者我自率婦與孫上省
豈能一家獨去使城中居民怨望聯生死有定數有
定地兒切以我為念致疏守護卒不肯行而城亦竟
保完固母義子廉真不愧豈弟君子之稱　二十里

至戴家廟閘東平州之西境也、廟有豐碑、前明崇禎年物、行書直行頗有法、
十二日甲戌、三十里至安山閘、即古安民亭、水經所謂汶水西南至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者也、臨河多樓、牆壁軒檽甚壯麗、亦粮食馬頭、東平泰安萊蕪三州縣兑漕水次、河中有江西承造直隷初限撥船二百隻、蓬纜破朽、板縫直裂、前後鐵葉脫落十八九、船未到岸而已萬不可用、官事往往如此、可嘆也、詢其長年、自去年五月開行、領船費五十兩、两月有餘、尚漂宕閘中、訛索商旅、病官害民、若能通融將川費銀加于油艌、由粮道驗收、交幇丁分帶過

淺既可撥米船中又可帶貨幫船到而撥船亦到交官收明可濟實用似亦官丁兩利無傷政體之舉也

三十里至靳家口閘夾岸皆有市各長二三里張秋以南推為巨鎮天旱甚自張秋至此居民皆插柳于門首擊鼓祈雨嚴斷屠沽而治河仍有以柳筐藏肉至船旁為市者官禁頗嚴久矣私禁亦復不齊人心風俗月異日不同遂至此極耶自張家營至此河面寬僅可十丈較張秋以北減十之六故溜勢尤迅疾

十八里抵袁家口閘閘為汶上首鎮縣漕在此收兑居民三千戶通商賈百貨船未抵閘五里而水沫大至知汶水發頃刻高三尺許閘溜急不可上遂

宿閘下連日雨勢甚大而入土不成分寸陽穀以南麥田俱未耕耨泰兗兩郡亦同見此盛漲懸知泰山以西霑足矣

十三日乙亥早起水漲已八尺閘益不能上登岸謁土人云東南五里許有劉家口上接王家河直抵何家堤堤在汶河旁盛漲橫溢傷田禾故築滚水大堤以減水去袁家口東南四十里凡寧陽之兗兒山曲阜之東山發水滙入汶河必先由何家堤溢下王家河出劉家口入閘河汶河正流仍由東南迂曲行且百里乃至分水龍王廟南北分下北有劉家口倒漾項溜廟前水北流者止由斗門入南旺湖大溜患歸

南閘俟漲定乃仍北七南山之舊予見水沫已定乃以三十人兩面絞纜挽過　六里至劉家口口門寬與正河等溜外出已不甚駛與西岸大王廟相直過口門逆如平水蓋擎託上游得力故也　十三里至至閘河閘閘背出水止二尺船過若不知者西岸有小市舟子維舟大樹下飯縴夫予息陰樹側聞縴夫與土人述徐州總兵裘古愚安邦之潔已愛民勤公戢士拉雜無倫次略謂裘公于嘉慶十八年署夏鎮守備時本境旱荒而鄰邑竊發裘公條約富民不得閉糶抬價窮民不得聚眾強取棍靜于市賊靜于鄉及其去任也江南山東兩省居民扳馬脫靴號泣路

餞、今年巡閱至沛縣、沛令公出、與吏出迎、公于馬上拱手曰、我入沛境一日、聞百姓無不罵知縣與吏者、做官為父母榮顯、以求錢財、故、折父母與人辱罵耶、少頃、沛令送供給至、公曰、速為我將去、幸告若主、訊裘姓人從不吃萬人呪罵之物、予曰、聞人毀裘公者甚多、又聞其用形刑太嚴酷、衆譁曰、裘大人再說不出他不好處、只有做賊人恨他、我曾經偷過雞鴨、被獲、毒打一次、便改過到于今、但是有良心賊也不恨他、古愚予與交善、久、每晤言、必以居上不寬相勸免至其果敢勇往不爭閒氣、詢為近日難得者、乙酉夏、嘉興白粮幫在水次殺人數百、反割截首級懸掛頭

桅自嘉慶至淮安莫敢過問古愚時為河標副將賄
綫人知其端末乃白督河漕三院捕之三院不許如
是者三古愚拂衣起曰安邦武人無大人等局度白
晝殺人反揭竿號令過城入市
國法何存安邦唯候恭而已遂挈兵二十人至河干
單身出船呼名而檢其艙一一就縛三日所偵得的
名三百人逸者不及四十悉縛送浙江歸案而浙江
被議之道府廳縣悉冒古愚功以得開復古愚絕不
與校然予見文武職官無不切齒詆毀古愚者是故
民之所譽官之所毀官之所毀民之所譽也官民之
毀譽相反如此司進退人才之柄者良不易矣

里至十里閘閘無板唯田空過舉用閘牆作堤基耳自此北至臨清每年閘啟估挑三年普律大挑然東西兩岸長且七百里絶不見有土山設官而不能養河員又不能嗌民乃專嗌帑銀良用為慨自此閘以北水皆北下 五里至分水龍王廟廟門正直五汶合流出口處北下水湍激以北河斗也南下水蕩漾以南河平也三七之分以此泊舟廟前謁宋尚書諱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白老人諱英字汝傳山東東平人公祠作五言二首

尚書無人說瓊山有微詞邱瓊山去尚書不過三數十年而刻祠壁詩云更無人說宋尚書得毋不與立謂同柳下知責賢固貴備苛求或未宜白老信先覺民事有涯所恐不逮

事事豈若諸渠肥尚書袪娟嫉賍斷復無兹過汶貫河衛公私起瘡痍不然秉麾節踞床驕如痴以位色拒人擴功巧搆築國是未遑惜請議安足維不涉世途險詎知今則微斯人不可聞牛渚發哀詩閉戶憂鄉鄰愧之顰瓢姿

汶水改南流用良非禹績過其北東性豈伊龍王力（廟正祀分水龍王附祀夏禹）白老洞水學三七分南北裕原（齊魯）則導泉就下蓄滙澤湖空納汶漲汶弱挹朝汐間（謂水入復出者為汐）下游復引泗挈汶使不激懸流載高地正供輸上國於今五百年遠矣食明德禍福贊愚蒙猿猱走玉帛（閒河有村落可泊舟處皆祀金龍四大王）如何祠百白

老、個屋僅容席、神不歆虛賽、民宜道其直、毋祀誰
同符、南有平江伯、成祖八年、白老人築戴村壩、閘會通河、十三年陳平江
築高家堰、開清浦江而後南漕得以永直達、
五里至柳林閘、閘水始南下、例以重船尾幫過竣、即
下呆板、俟尾船出衛河、乃起板放民船、六十里
至思賢鋪閘、閘宗聖之故里也、廟在嘉祥城中、去閘西
南三十里、三十里至伏頭灣閘、宿閘上、自閘河閘
至伏頭灣閘水程七十里、兩岸之內大抵皆湖、登船
四望彌目皆葦苗蓮葉、近者逼堤、遠亦不越二三里、
東岸則蜢蚱蜀山、西岸則南旺、東岸閘河閘、南北有
有一閘、北閘名洪仁橋、南閘名新河頭、相距約五里、

則通蝹蚱者也蝹蚱湖長十里寬五里以形名之也

史謂之馬踏湖柳林閘北有金線閘思賢閘北有利

運閘南有無名閘皆通蜀山蜀山周六十餘里西岸

十里閘北有關家閘分水廟北有常鳴斗門邢通斗

門南有彭石斗門又無名斗門又劉家斗門柳林閘

北有張全斗門盛進斗門土地廟閘皆通南旺南旺

周七十餘里西南距四五十里有兩峯聳起而岡巒

連接者則梁山諸湖大都是梁山泊之遺址蓋其地

勢本窪又北宋黃河行張秋一帶故浸水至廣八百

里荆公常欲決梁山泊以與屯有客譏以須別穿一

梁山泊乃可荆公當日如何決如何興是否有成見

不可知、然水猶則漲漫水行則就道、今梁山四面隴畝相望、爲覩所謂别穿者耶、書生不解事、每託高議以阻大計、大抵然矣、汶在明初、其水道仍如禹貢、自白老人創築戴村壩于東平州東以遏北東趨海之路、導之南向、入運、蟠蚱蜀山居運河西岸者、上游分汶水支汊、而于汶水經流旁又置閘壩以收下注旁溢之山水入運、復于運河東岸置閘、使漲則灌入、弱則引出至南旺湖坐落西岸、汶損截運乃能入湖為力較薄、故西岸北門閘壩、倍于東岸、然遇夏秋少雨之年、湖積水不及定誌、而汶源又弱、則恐艱于浮送、白老知東省多泉、故于上游各山疏導泉源四十五

泒以渠入汶泗各有河無論滙水衰旺以泉濟河以
接連法至詳備閘近年泉河通判並各縣查泉止取
薄規並不躬履泉窒渠湮者大半
十四日丙子過閘十里至安溝南旺湖止于市楼
二十里艸橋閘即濟寧州西關自伏頭灣以下河
勢趨東閘上五里北岸有閘其下五六十步有環橋
皆通西湖西湖長七八里上橋蜀山之尾西不通專
積滙水亦藉運河內灌為州城勝覲史稱宋尚書合
馬常泊之流以益汶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接則正
西湖也然西湖水無關損益若獨山則在東南且與
蜀山遞甚段懋堂誤以西南湖口環橋為泗水之尾

故云泗水至濟寧州天井閘入運河。二里至南門天井閘、懷寧岑丁懷甫良嗣以貴州知縣督運京鉛、泊舟閘下急過從一談、並問翰風近況甚晰。懷甫今年人日在揚州枉過、閱日走答、而船已開行、甚歉。無意中得此良覿、為之大快。懷甫在揚時見予著川細紬曰、吾貴土產、亦行到揚州耶、予曰、此出川中、非貴州田物。懷甫曰、乾隆中有循吏山東張姓者、忘其名、遵義府、見其地有橡樹、遂遣人歸覓蚕種及繭師教遵人放繭織紬、迄今教行通省、出產甚旺、有京庄漢庄、此尚非其佳者。予入都、遇遵義舉人洪應奎、詢知始教遵民者、為陳公玉壂、山東進士、乾隆中來履任、非

張姓也。凡今放蚕所、皆祠之，因以詳告懷甯樂只父母陳公，當之矣。一里秪在城閘，以養水送鉛船，閘下滿板，不得過汶水，正漲與虞淺溢，若謂溜急用資挈託，則三里之內有閘三座，溜勢本平，援例以恣婪索，使來往船隻坐烈日中，徑日。閘河以台庄入東境，為商賈所聚，而夏鎮，而南陽，而濟寧，而張秋，而阿城，而東昌，而臨清，皆為水馬頭，而濟寧為尤大，與濟南長山之周村相埒，其出產以烟葉為大宗，業此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其工人四千餘名，好勇鬬狠，每為守土者之累，而容利債流刮遍天下，濟寧獨不能容貧民之財，不外出，宜其殷富也，而

河督南駐清江浦東駐濟寧州浦上居民皆依河以
求衣食而濟寧則否濟寧有衛轄前後左右四幫水
次在本州者五之二
十五日丁丑過在城閘閘東有板橋通水乃南市岸
河無閘漕運　六里至趙村閘　七里至石佛閘
十八里至新店閘閘上二里許北岸有堰水閘以洩
淺坡水入河至此河身復寬至十五六丈　八里至
新閘　六里至仲家淺閘仲子廟在南岸廟後平坡
積水甚寬長產萱形略如蒲而莖方長三丈尺許六
月刈之堪織蓑編箔打繩索結實如香附而有芒根
如茨菇而圓冬掘之可煮食予經行南北數千里所

僅見也　六里至史家庄閘　河勢又歸南北　八里至魯橋兩岸皆有市泗水　自東北来會于沙洲寺前故土人云泗水頭在泉林寺尾在沙洲寺也魯橋東南四十里又有白馬河與泗河先後滙獨山湖白馬殆即曲阜之沂水也過廿餘里有美女二壩攔水入獨山湖運河須水則挑壩使河水外注運弱甚則并引湖胡朏明謂泗水禹迹自滕沛徐邳宿桃至清河入淮今徐州以南故道悉為黃河所占者誤明神宗三十二年尚書舒應龍侍郎李化龍曹時聘先後開濬泇河自邳州東之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中鑿韓庄引微山湖水以行運而避黃河呂梁之險至胡君著書時

中和容未開則泗亦于邳宿之間入河且不容徐州以南遂無泗也東岸自魯橋以上至蜀山湖尾之伏頭灣西岸自袁林以上至南旺湖尾之安溝長約八十餘里以目力約度其寬各不下二三十里西岸自石佛以下大都水佔自道光三年被災以後涸水進積潦未涸出東岸雖尚耕種然亦多水窪堤岸高于平田幾四五尺平田與河內之槽水相平土性膠黑係澤縣未長穀若得念切民依者統農事不專為屬吏計囊橐之君子諳其土而河員又不掣肘相度地勢入情慮熟而後發要以三年成效必著可使同于江南之高郵寶應每年約地力所出秔米不在下四

五百萬石矣較廣平之磁州永年保定之文安大城水性土質皆遠過之法宜先附隄十丈外開寬深溝以其土培寬大堤漸擊積水入溝中又度積水深處加圍以瀦水計地開子溝以土培路四面大溝略加如井字以通于瀦尤宜先核糧册將瀦水及道路溝渠挖壓之地公同攤認于可耕田内約扣步數為畝以免爭執召募江浙之勤農為師其經費斷宜依業食佃力借帑攤還之例然必須畫除以工程為調劑之習氣亦不可使承辦人賠累則行之可必效若虛慕名高冒昧舉事則予言將有作俑之慟矣　六里至南陽閘南陽為魚臺首棗林閘　六里至新娘河

河在東岸獨山湖出水之小口也　六里至南陽閘南陽為魚臺首鎮距陽湖頭在其市後自此以南乃明穆宗時尚書朱衡所開新河舊河在獨山湖東經穀亭南至沛縣之留城急雨至不能登瞭詢土人以紀形勢再作五言一章寄題白老人祠

三日度河湖偉矣白老績予忖憂憫懷豈僅轉漕急嘉祥濟寧間提外平如織百里土墊泥利可興溝洫胥朘不自愛歲米卅億石惜哉宋與金[illegible]諱純字德脩泗州人官侍郎佐宋尚書治水者今配食祠中未有明農力戒謂轉重空珍水至涓滴安能問疾苦更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革十年五被潦秉耒民持戢

相時謹宣蓄導脈疏壅塞灌溉與浮送並行斯兩

益誰為後來者聽此言無惑

十六日戊寅過閘十八里至建閘　十二里至橋頭

閘閘入滕縣境　五十里至宗家閘　三十里至楊家

閘　十二里至夏鎮閘鎮係滕魚臺沛三縣分轄兗

曹兩府州縣皆在此兌漕故東省水次以夏鎮為大

獨山湖頭在魯橋尾在宗家閘長幾百里其北皆依

小山連聯為岸自山根至閘河東岸約寬十二三里

昭陽湖頭在南陽故又名南陽湖尾至夏鎮與微山

湖相接長百廿里寬三十里兩三年來皆苦潦水面

至寬七十里粮地被淹者無筭東西兩湖皆與河隔

一單隄水東隄外閘有對田西堤厚不及丈臨湖一面砌毛石長與湖亘以西湖水逼堤根又西風浪勁故也建閘十八里中西岸有五里单閘七里單閘各一座東岸有小河口一橋頭閘十二里中西岸有三孔閘一座又单閘一座宋家閘五十里中有小河通獨山湖者三西岸有單閘一座五孔閘兩座十孔石滚堤一座楊家閘上二里許有小河口名鮎魚涎通滕邑各山水發極湍湧無關瀦運東岸湖止于獨山西岸之昭微兩湖專仗收納閘河漲水過多雨之年兩湖西岸坡水下注亦旺然不能為源故西岸閘啓啟板水收河水溜勢甚急獨山湖則上游自納泗白

馬兩湖之水故至用小河港通水濟運平時則以土壩截港口使閘河餘水專由西岸閘座灌昭微兩湖、十七日己卯過閘、市長三里、南頭有三孔閘一座為微山湖受水之始、又雙閘兩座、 十二里至十字河、滕邑青山頭一路山水並由此下注橫穿入微山湖、形如十字、故名、發水時大略汶泗並漲水勢相頂則噴沙時時撈淺、司事者撈起即置岸坡、又兩岸本係每年積沙、居民佔種、浮鬆、一過暴雨卸拥梗塞法宜嚴禁私耕、而貼以草皮撈淺、方價稍寬、使出土堤外、官民船隻並受利益冬春沉不絕、 八里至彭口閘、又名滕沛閘、以兩縣各管一閘擋為名也 二十五

里至張吳閘閘北十里曰赤山鎮粮食柴炭之所聚
微山湖碎石担坡始于此下抵韓庄閘北五里有单
閘一座　十五里至朱姬庄運北三里之內有单閘
兩座舊例空運南下畢則于朱姬庄前築埧截河水
盡灌入湖去年以湖水旺未築此埧今年水勢更盛
十里至韓庄閘閘入嶧縣境江南之豐沛蕭碭四縣
以為水次過閘湖岸有十五孔連橋一座橋外築月
草埧已十餘年不放矣月埧南即湖口閘臨湖靠閘
墻作埧基築柑口埧挺入湖中以節溜勢閘北金剛
墻有誌樁以丈四為足數現存水丈二尺九寸而閘
河水面低于湖面四尺許故自張吳閘北之西岸閘

壓水皆從版上外溢注河閘河始漸起溜過湖口閘河勢轉直正東西岸為南岸東岸為北岸矣自分水龍王廟至韓庄共二十四閘水勢頗平閘壓約可減十五六自五里單閘河水內漲約高三尺許湖口閘湖水外注約高四尺許臨微兩湖水適而平約計南陽至韓庄二百里內河水高低僅及六尺自韓庄閘以南至清江大閘閘皆有漕夫頭司招夫為漕船絞盤關閘水斗者至用關六十盤役夫千許漕委督之而閘官亦稍有沾潤者皆取成于漕夫頭蓋挽漕不用閘板子也　舟泊韓庄閘下時當酉末日映湖面而正東有青白氣著地起寬五尺許上漸闊如放花

毬狀直指日輪、蓋月欲上之所吐也、而日在雲中、亦
出白氣十數道斜射東北、長至天半洵屬奇觀
十八日庚辰、二十三里至新閘、 六里至六里石兒閘
六里運至聚蓮閘 八里至萬年閘、 八里至丁廟閘、
十二里至屯庄閘、閘東北岸有大彭口河來合嶧縣
臨城驛西有青雲橋聚各山泉、匯諸水下注、此河、冬
春不絕、汶泗而外、此河與十字河皆接運得力、 八
里至河心閘、 十二里至臺庄閘、河勢又漸向南自
新閘至臺庄名八閘、閘北皆有越河、頭窄尾寬以閘
容溜急故于越河放水、令其先統至閘下擊託、免致
懸流滯運、且糧艘打閘時、民船仍可由越河運過、亦

為利便　三里至黃林庄、入邳州境、係山東江蘇分界處、而南河東河工境亦以為限、聞此有石碑橫刻一畫、以油硃填之、春間河東挑堤鋪水以至油迹為準、及不則誤運之咎在東河、及油迹則淺滯之咎歸南河、名曰紅油記、予以舟行疾、未見也、　二十里至河清閘、土名梁王城、　十里至王母山、山前有河寬丈許、長接微山湖尾、而不通者五里、名小黃河、土人云乾隆中南河向東河借水不可、遂至開小河欲竊微山湖水、今其河間段淤塞、而伏秋被水歸并、沙礫隨下、故江南運河以王母山為頭淺、　五里至界口汛、東岸有河寬五六丈、上通北蒙山、水源長二百

餘里、五里至河定閘、土名大王廟、十里至灘上住舟、是日入初伏、

十九日辛巳、十里至成河閘、土名新河頭灘上閘、船不三四里、東岸有沙河、即邳州城前河、過新河頭不三四里有薛塘口、即官湖河、滷兩河皆發源蘭山鄒城諸山、冬春通水、　二十里至猫兒窩河、入江南境、即寬廿五六丈、至此更寬、而上游不五六里西岸有三岔河、寬三丈許、係聚銅邳兩界之坡水下注、一入運河、以窄合寬、溜緩步沙留、故江南運河以猫兒窩為二淺、　十里至馬家營閘　二十里至窯灣、沂河自東北來、合口門內東岸有竹絡堤、係駱馬湖濟運

之上口也春開秋熱　二十五里至利運閘閘上十里西岸有安家雙閘以減披水　十五里至皂河新文襄開中河以此為河頭　十八里至支家河西岸有王家溝駱馬湖濟運之中口也　十里至董家請有三孔石橋脚木橋駱馬湖濟運之下口也　二十里至五花橋今名永濟橋駱馬湖水出尾閭五閘由橋下至揔六塘河駱馬湖頭起窑灣尾至五花橋北與運河止隔一堤上承蒙沂諸水甚旺雖長七十里而淤淺不能容非山東水櫃之比　十里至宿遷東關宿船

二十日壬午候關䝉奭登岸存平湖徐春帆司馬

戲於鍾吾書院以在揚詰別入都時有成約也適閘七里至卧虎閘二十三里至灤流閘江南七閘亦有越河河口寬並正河非公八閘之善矣自此下達楊家庄河口計一百三十五里灤流閘下五里有劉老澗新滚堤減漲水入六塘河楊家庄上十二里有雙金閘放水入鹽河濟葦左營正料及淮北綱塩俱在東岸劉老澗下五里仰化集入桃源境楊家庄上二十五里豆瓣集入清河境

二十一日癸未抵楊家庄即晚渡黃寬舟對渡即攔黃堤黃漲初消而埽前及中泓皆平漾無溜濁如泥漿水緩則沙停停而仍濁如此可駭也南河自嘉慶

二十年以後南北外山安海防四廳黃河漸成中飽道年嚴守徐邳減閘刷深河槽其土復于下游以致倒淤上行于桃南北宿南北四廳計八廳所轄長河中飽之病且三百里矣攔黃堤內集夫興挑因更閘倒塘淤淺故濬深塘子口以備回空並將順流清講挑過以備輪換蓋一塘子兩兩口黃入停淤多在口門有兩口則堵此閘彼旋淤旋挑可以無虞倒塘之法與臨清相同唯彼以上游清水用版蓄高敵衡而出船此則閉堤以約黃塘尾築攔清堤以塘內清水抵住黃溜黃澄為清高與黃平以資出船係參用河工放淤進黃出清之法為稍異耳此法係道光六年

外南營千揔今升海安營守備盧國昌承盛所運創、以送滞運銅鉛船隻者、次年即用以送漕、七八九三年重空船隻、專恃此以免貽悞、其法可謂巧妙、然遇清黃相平、及黃高不及尺、黃入不能跌深塘口、則坐困矣、下攔黃壩至彭家馬頭夾堤內見積水漲漫如故、八年夏清江北岸西頭之民居廬墓被滙水浸汶多年、神祠七八座在高、具公呈于當時事、當事勘明惻然動帑數萬兩為挑汰黃堤外圍壩內之淤灘為小河、下達山陽縣之烏沙河以入運長三十餘里河成刷開汰黃堤以放積水、水不得出適遇霖雨、灘內滙水反灌入夾堤水面較舊高二尺許、向未被水

而今續淹者，又四百餘戶，當事不得已，又為之展寬加深，積水稍出，刷動都土，新河閘䧟淤塞，水又不行，以灘面高下之易明，而其難如是，况言長河深淺耶，二十日甲申，撇取行李過船，十五里至清江浦，訪國昌以防汛不相值，十五里至淮關，入山陽境，存程禹山（虞坤）、蕭梅江（文業），禹山已歸天長，與梅江話都中近事而別，十五里至淮安，四十里平河橋，入寶應境，廿三里，日乙酉，百里至界首，入高郵境，二十里至六安溝，湖水已閘䧟打破，西隄直注運河，倒漾至界首，河平無溜，四十里至高郵城，溜亦不盛，六十里至甘泉之邵伯鎮。寶應、高郵城皆臨河，寶應在高郵上

游百二十里地勢高且及丈故河西雖皆湖堤而寶
應之西堤外有草灘寬至數里至十數里不等盛漲
尚低于河面五七尺故寶應城所畏者在黃水入運
高郵之西堤外即湖面稍長即與河通盛漲則漫堤
破戲堤面與城牆略平故高郵所畏者在高堰開垻
高家堰下為白馬湖汜光湖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
水落分五漲則合一南北長幾三百里東西寬亦四
五十里白馬等湖俱為下湖以洪澤獨為上湖也下
湖受盱眙五河天長諸山小河共七十二孔而上湖
則承河南安徽十數郡及江蘇徐州諸山之水有名
之川亦七十二派自平江伯築高堰截淮水出七道

引河由太平河歸黃而閘清江浦于太平河東岸引三分之溜入運河上下湖始不相通自清江浦至邵伯東岸有閘洞七十二座以濟下河之山陽阜寧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東臺七州縣田畝高郵既與湖平故西門外有通湖橋引湖入河而于南門外十五里之中設南關五里中壩車邏四滚水壩減湖漲入下河引歸于海邵伯地勢更低而湖堤止于龍王廟在邵伯鎮北十壯里湖河既合又當五湖之下游其東岸設閘滚水壩一座獨承五湖引漲入海故較高郵四壩更為着重過邵伯鎮二十里至瓦窑舖是為湖尾計三十里內湖皆無堤故邵伯鎮南設六閘東西

金灣壩、鳳皇橋、壁虎橋、灣頭閘、沙河橋等口分洩湖口入江。近年又開新河一道，于鳳皇、壁虎之間頗為寬深。然自六閘以下至河沙橋諸口之水，皆歸董石廖三溝、董家溝，由八達口、石廖二溝合深江受水之口，增而出水仍祇舊路，況江口積年淤淺，江湖又復上泛，故高郵、邵伯湖西田廬相望。自嘉慶七年以後，近為澤國。昭關等五下壩本與高郵之仁義禮智信五上壩相應，而下壩下之引河年久湮廢，一經啟放，則七邑損成巨浸。自嘉慶十年移禦黃壩于河湄之後，黃低底日高，借黃濟運，甚至有長年運河無涓滴清水者，運河兩岸決口五六，皆借黃之貽害。當事畏

黃如虎于西岸增建雙單閘座十數以減運河水入湖然入湖之後仍于下游入運一經失事為禍更烈又將禦黃壩口門逐年收窄僅容糧艘以求黃入之少後并于重運畢渡即閉禦壩專以運河一綫承受淮水并將黃河上游增建虎山腰等壩黃水一漲即將臨黃之新舊各閘壩閉放減黃入上湖而以高堰五閘壩為尾閭洩入下湖並七邑為歸墟之壑爾以上壩疊次趺塘移仁義禮三壩于蔣家壩之上游新挑三河于灌水未入上湖之前截歸下湖以期保護堰工而道光四年卒至堰決三河又何益哉迨借黃不行變為倒塘灌運清水涓滴無復入黃之理又以

倒塘時黄水過高則大險故須蓄高湖水高堰開壩之誌叠經奏增至一丈三尺而三四年來歲底湖水尚高一丈五六尺然黄水猶高于湖二三尺不等嘉慶十三四年間河事最否然當大汛浸口四出之時順黄壩誌樁不過二丈七八尺十數年間大汛至過四丈歲底亦不下三丈三四尺故粮艘一竣即放三河而壩繼之為魚之痛其終能免乎道光六年六月高郵四壩忽開而湖水尚見漲營河營恭將持令至部伯督開昭關壩此壩自嘉慶七年跌翻壩底積年未脩廿年估銀六萬揚粮廳領帑承辦撥上下如忘延至道光三年冬督臣始嚴飭趕辦而帑項早歸為

有于兩月之中、草草貸銀數千兩蒇事、四年堰決水勢驟至、十一月十九日、辰刻開放、申刻即跌翻、及六年奉令啟放、居民謂放壩之所以異于決口者、以有底節水故也、若開無底之壩、是決防矣、天必欲拯人、止可靜聽諸天、數萬衆日夜臥壩上、不能施畚鍤、廿二日酉刻、大雨如注、守壩民人趨近庄暫避、而堡兵馳白參將、參將立至、督開、及雨霽住、民人赶至、壩已過水、天忽無雲而雷、震驚報信、堡兵于河堤萬目共見、群以為雷神之有時而事事也、七年湖漲、河員又議開高郵各壩、如州李君宗顥以一身任之、得不啟放、七邑得以有收、八年湖漲又甚、李君與河員力爭如

前雖卒開放而藉得遲延二十日七邑得以搶收大
半成灾不甚七邑民頌李君云自取十二邑之幼公
子置垻上曰與衆百姓為質若必開垻則衆人先取
吾子投垻中令擢知太倉直隸州近年江省超擢之
員多矣如李君者不可謂非從民望者也然治河不
籌刷空而專事加堤治漕不求出清而專恃倒塘運
河例容淮水三分今以十分淮水全數歸運雖李君
永守高郵其智必有所窮況循良之莫能為繼耶是
日大暑

廿四日丙戌四十里至揚州便益門過垻盤城河刻
船歸寓祝

母氏壽辰詢知孟儀宜舅姑而仲遠人材足依甚樂
母氏命至書房數容而話都張芙塘李練溪殷古農
梅蘊生儀徵劉孟瞻畢春原君輔喬梓王西御勾生
昆仲吳熙載張司衡甘泉楊季子皆在蓋揚城之學
人備于是矣

小倦游閣集卷弟十八

正集十八

文十四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右寶應喬介夫記其先侍讀與靳文襄爭下河開大河事及侍讀被議始末稿本文義明晳事書字秀贋近世聞人罕能至此可珍也楚楨於鄉先進軼事網羅無所遺失旣得此藁裝池以示予徵君在雍正初以諸生被名稱

旨詢徵者或至卿相而徵君以老病辭歸是非以私怨肆

為饑汙若大凡功名之士欲有所樹立于世而為權要掣曳隱忍就事常有至得罪名教若吳庭唐德之於嚴嵩靳紫垣之於明珠君子按迹原心不得不傷其所遭也文襄著功南河以其友陳潢陳君嘗手書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之句於潛庵周橋不放無所用閘大河于下河矣則是役之不出陳君意也明甚仲瑊以賄咲侍讀且指淮揚西而郡之田以章其賂文襄罰在弦上或未可知而徵君特書仲瑊為陳君毋舅是以此畫疑陳君也世所傳治河方略出陳君身後其言得失相半文襄之始也急於求功繼則恐敗其成置下河于度外乃其本意矛雅信

陳君曾於耶君傳論詳言之自文襄倡下河形如釜底東西並高而三河六堤之說起侍讀所爭乃三河之一耳以至於今謬說相沿減黃入湖遞減入下河委之邑為全黃之壑而猶不足卒至洪湖淤淺高堰漫決府百萬為魚之獄文襄其得辭作俑之咎耶至謂文襄無奈公論始議閘海口以減壩下積水按壩下直東抵公堤外淤灘高于堤內河身文襄之說原非虛妄然直東北之射陽湖蟒蛇河既寬且深實有建瓴之勢能消壩水不此之謀而徒以大河可駭之論自來物議湯文正入謂闊海口一尺民受一尺之益劃里巷之談絕不身親心測俱不可以言智河員

以辨工為利藪誇張為幻愚弄上下其來舊矣所賴士君子定力主持以破邪說而居其土受其害又績學敢言如侍讀者尚不能研究地形發救時之策無怪日近高寶士大夫竟以長年放埧為得策也矣楚楨其舊片石以廣其傳並附鄙說以質天下後世之有心河事者侍讀名萊字石林徵君名崇脩字念堂別字介夫侍讀之季子也於楚楨為四世外祖道光八年正月廿二日

書寳應訓導張君遺像後

江蘇州縣居大江南北者各半江以南利在浮收錢漕江以北利在冒銷撫賑州縣之浮收冒銷皆取成于胥役胥役勢日張家日裕於是庠序之不自愛若起而予之爭庠序與胥役爭則事連州縣州縣不得不助胥役州縣助則庠序常不勝於是公憤起而讀書自愛之士不得不與不自愛者比以求其直庠序之力集則州縣不能敵而求救於封圻封圻之視州縣猶州縣之視胥役也胥役能自達於州縣而左右之州縣能自達于封圻而左右之故胥役之所欲常可必得于封圻而無所窒礙予遊江蘇卅年見

封圻十數自覺羅長文敏公會稽陳公大文桐城汪公志伊而外大都為胥役視庠序而無暇分別其自愛不自愛者矣於是不自愛之甚者遂至與胥役為鷹犬以魚肉閭閻雖足以快州縣之意

國家養士誠亦何賴于若人也耶主庠序者校官與胥役事無所涉而不能不仰給州縣故州縣之視庠序也常藉手于校官偶有不昧初心與州縣微抗則封圻示之意指無不從風而靡霍邱張君為實應訓導實應之為政也右胥役以及鄉地故庠序常被轢於鄉地而君能力為之直使州縣不得助鄉地以虐庠序故君官實應十五年以病

自劾歸歸半年而卒卒後又五六年而遺愛不衰楚楨故君所舉優行士也以君之遺像及其狀來乞題辭楚楨學行予所愛重其言常可信詢之他士爲說僉同則君固校官之傑又幸其出于吾鄉也故爲書後君諱昺字愛吾庶幾能顧名思義者道光八年年春正月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雜出然其流出于樂樂之為教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遠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隱顯回在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于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伎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為最淺者謂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于隱顯義例見于回亙在斷制寓于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師令不行于四鎮故

於虎山自到時蕭兵兩年天下亡于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詳見朝宗四憶堂詩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江游屏翰之力梅村九紅哀亦云大學法史向談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而為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掩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參者責其并不能求死于戰也能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竟做要君之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不敢北

渡尚可截河為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邮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遂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貫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構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故辱崑生者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泥塗故備書者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山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地可立手人世矣賢人在野立嚴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為師為長端本為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恃

概長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
者所為洞徹徹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
者也

論史記六國表序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豈可法乎史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為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礼則安無礼則危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能以礼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礼讓為國如礼何善哉史公之自叙也王道缺礼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礼樂義之大宗礼禁未然之前而為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

孔五百之期無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礼之化而已
故篇首引礼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礼自上始
也礼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
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
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
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礼義防於利事變
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
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礼之文祀
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
神明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為天下後世計者
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為無嫌危行言孫之教

也秦滅禮用暴漢不剛為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為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偁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事學於李斯徵為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古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餌人陳士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遂始

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興而船算告
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
其事皆昉于西時也申韓之毒誰知為老莊馴致武
迹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
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
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絀意及井孫通希世度務
弟子皆為首選公孫宏曲學阿廣厲學官之路與遺
謀利孔興利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
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
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
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汗獨絕所紀田艸

鉬足尚義也尚義重讓則礼始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為能不以卑近自囿達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務力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礼秦俗尚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券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礼云者貴絕惡于未萌以起教于微眇也孝文以為然使草具事儀興礼樂丞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之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説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于媢嫉壅害而為萬世有心維持礼教者慟也管晏之恩爛然矣史公乃

推本紀竝艷術趣右凡以高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行庶幾帝臣不厭足以黜利去爭隆礼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析壹遂兆於春秋為謗自居聖齊世傳非所謂作而本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為陷刑之後敢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為著于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紬意尚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礼重儒顧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

鷙是天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而嘆者三一厚王惡聞己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頗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相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貴好權則曲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若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世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傳梁之失而太后頗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既以賢而廢國則所

舉必負責好權通賄賂恣睢跳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擅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為亂哉外戚重則公家卑其究則呂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私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為將有功而台產之並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疑寡為恩澤故白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增昭功與定策亞于宗昌顧以達太子恩使與駟鈞趙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諡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

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為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王信政君勅讓于丁傅之喘夫也條侯力持正議遲信侯數年而條侯以得免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尚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為太僕寺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為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辨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

之用心實欲以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臣之持梁事也既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止迫於治驕所蕭隔所嚴況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為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惡若吏民修成子仲之儔耳矣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何矣何邈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獨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啟君三世稱制遍易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書捷乾清事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亂回疆陷城

上遣御前乾清門近侍習兵者廿餘人分領東三省勁旅賫揚威將軍印以授大士伊犁將軍長齡前鋒統領安福與其子二等侍衛孔郎阿與遣中又命固原提督楊芳為放行七年四城俱復而張格爾逃出卡

上懲褫揚威翎頂宮職罷太子太保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參贊事以授楊芳謀者言張格爾依婦家在敖罕群公多欲以為功者參贊謂孤軍行卡外二千餘里不能得要領危道也揚威強之行

恭贊手書詆朝貴朝貴以書聞不數日而敗書至
上以是益望揚威私月遂
勅恭贊回鎮時群公爭求自脫皆往賀恭贊謝曰官
兵新失利家宮保前奉入闕之
命已治行武公又左遷揚威病甚乞休不可得我若
去者恐內奸構洁眾乘虛觸矣冤兵無統紀貽
國家深憂因瀝情乞留已而有
旨追回前
御勅甫發逆而告留奏入
上為之垂涕是年除名張格爾率眾入卡恭贊追及
于卡外鐵蓋山以八年正月二十日生擒之論封果

勇侯授太子太傅加紫韁雙眼花翎雖資丞揚威而
眷顧尤隆果勇自弱冠以布衣杖策從戎行三十餘
年言名將者推于楊至是而天下仰望風采過于宮
保矣當果勇之徇浩罕也從滿漢領隊官以下數既
深入陷圍中安福中矛墜馬賊將下馬欲馘之扎郎
阿躍馬斬賊將負其父并拔所領兩隊潰圍出及凱
撤父子皆進官一等畫像紫光閣昔條侯挑其懸軍
橫扼七國于梁楚之郊不三月而半天下之叛者肴
悉平偉矣彼灌夫若從以父死事故募壯士入吳壁
身被十餘創父仇未復壯士亡失十八九然猶以名
聞天下聲居竇周之右今扎君立殲仇讐救父以全

畢忠孝備于一時則賢于仲孺遠矣且醇謹退讓始
儒者非仲孺無術不遜比也果勇智能料敵不懍居
信足度越時流矣然此功程行其能如條侯魏其乎
然果勇始九年正月入都都人士夾道爭先望顏色
焉擁塞馬首不能前雪孔君之名顧不著于前固果
勇始克于孔君父子且十年歟恭驗在事諸公目擊
之辭以紀其實使天下後世慕忠孝奇男子者有所
與稽焉

東海記傳奇敘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辭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則斷無翻異已受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沉冤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紀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爲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緒竿自雪則知孝婦之冤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

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為而為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為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頗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悱惻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内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書亭林原姓後

亭林之言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可變姓不可變氏所以為男別姓所以為女防其說偉矣然謂自秦以後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則失實又謂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而引踐土之載書以為說獨不聞尚書稱齊侯呂伋乎女子嫁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如姜芊息嬀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如趙姬盧蒲姜獨不聞春秋之書夫人婦姜氏夫人子氏乎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國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史記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彰明德故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姒姓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又曰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嬀氏至周武王求舜後得嬀滿是姓亦可曰氏而男子得稱姓記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鄭氏曰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是氏亦可曰姓是故姓氏者對文為別散文則通以氏姓以姓稱男不自秦以後始也敬宗合族以尊祖固先王為治之大經而源遠末分其勢有不可槩而一者是故黃帝十二姓皆同源周公定百世不通婚之道祇以治其後不

以吏其前然而驪姬吴孟子即見於周公唐叔之裔族類之亂又可獨責之秦乎我亭林之説所謂善而施之容無蓋吾面者也

書亭林答王山史與王仲復兩書後

與仲復書略曰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没無異以兄子為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為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朱之許也禮經免之制有二其重也自斬至緦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為之袒免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在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非肉袒乃無衰而謂之袒史言漢

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哀而袒者今
無異欲表張氏之節而報其恩不可以無服故援汪踦
勿殤之義請爲之死既葬而除吾豈敢如叔氏專以禮
許人哉

答山史書略曰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
有小星江汜列之詩紀叔姬列之春秋雖令之媵與古
之娣姪不同然父母所愛没身敬之不衰況此五十餘
年之苦節乎使人謂諸母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
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君子以廣大之心裁物
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及墓當自西而上

不敢當中道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
先祖有二妾皮武所逮事其已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
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今
諸母之喪為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之足矣若遂欲祔
之同次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為非宜

已世臣曰無異別字山史與亭林為道義交所事予不悉
原委仲復之書亦未見玩亭林兩書似仲復欲無異以嗣
母禮為張氏發喪諱言妾媵而無異質其是否於禮宗者
也禮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貴父之命也衰經五月
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以慈己加也鄭氏申之曰

若慈母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緦麻三月章孔母傳
曰以名服也鄭氏申之曰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
己禮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祖為庶母可也亭林以
無異由孔子出嗣與妾子殊科又自明祖頒行慈孝錄後
為庶母皆衰期而父妾則無服亭林于此名以父妾則心
實不安名以庶母則衰期有令故變其文曰諸母然鄭氏
註諸母不敢當曰諸母庶母也此其意有所窮而辭不能
不遁者也無異嗣父既沒而太君猶住世二十五年是其
歿也年不過強艾之間張齒正盛則其嗣無異在張稱未
亡之後可知也其入嗣也太君必命之其父母必命之以

四齡之孩提為人後楑以人情張雖賢淑不命為母子太
君及其父母之心能必張之顧復鞠育不殊所生耶古人
有長于嫂而報以母服者君子不非也叔嫂於禮亦無服
之親耳今張以釋妾矢志嗣藐諸以延祀奉垂白以盡年
天祚節孝使無異年未六十已抱曾孫而亭林且必使之
不得與賤者代之慈已者同服是則子之所不能解也推
亭林之意以為嗣母也則其嗣父有已故之妻以為慈母
也則無異非其嗣父他妾之子以為庶母也則張無他子
女故援鄭君報之則重降之則嫌之例而絕之以無服為
親竭之袒免以受吊而示優亭林自謂善於議禮矣記曰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為
父母早卒不忍懿親之遠也賈疏申鄭以或幼小未有知
識當矣今無異既不及知嗣父母又當降本宗宜其聞亭
林説而不許也且古禮有必不可行於近世者亭林故知
之古人吉凶不同制有緦則廢一時之祭故喪服常為祭
而屈今則自上下下宗廟之事雖斬衰無關也亭林之曾
祖侍郎章志生長子左庶子紹芳次子生員紹芾紹芳生
長子同德次子同應紹芾生子同吉同應生長子緗次子
絳即亭林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而以亭林為嗣必
執小宗絕之經則紹芾之繼未宜通以大夫無子則為置

後之權則紹芾之爵不應且王貞其若節實冒周公之禁
而違孔子曾子之教然亭林誦其嗣毋奇節涕淚交集君
子哀其志歷今且二百年未有援爲殤後之說而識其不
知禮者也何其不忍於所嗣而使無異之忍於張至于此
極耶至自述葬其祖妾于域外爲得冢人或前或後之遺
法豈以天下後世竟無復有誦讀周官者乎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左右以後各以其族凡死
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鄭氏謂居前者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王公

曰上諸臣曰封引漢律侯墳高四丈以例之內命婦之命
服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若狹葬例此為法則必亦有明
文故周官內命婦裝阮言之甚詳而塚墓獨罕及者以
意測之其必如近世陵寢妃嬪同入幽宮無疑也故爵尊
者大為之壟非祇為等差亦以嬪御眾多懼不能容矣大
車之詩曰畏子不奔而矢之曰死則同穴祇之詩曰以爾
來車繼之曰三歲為婦盖彼以車來是成為婦此言奔則
自居為妾是妾得同穴也記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
手是婢子可同穴非殉葬非同棺則於禮不悖也投諸塋
外所以為戰陣無勇之法以罰妾媵義無所居且張之於

王可謂有功矣而亭林必使其柩當西上不得當中衍一
行以此說經得毋近學儒三年歸而名母者乎至設座期
而葬之吏為無据將援不世祭為說耶則期不足為一時
以將今喪庶母期為比耶則免以葬除亭林殆亦据當時
吳中士大夫之所行以為成例而誇秦人耶至於有免而
而衰有免而袒袒乃無衰之謂尤不知所出喪禮凡言袒
非執事則將有所變與襲對不與衰對也禮疾病既廢牀
男女改服鄭氏謂當有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復
而不返曰既卒主人袒括髮襲絰而免三日大斂又明日
成服乃衰而着喪冠是免時故無衰矣啓殯之後未葬之

前三虞卒哭皆免而散麻鄭君謂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日數亦同賈氏申之曰啓日朝禰同小斂之奠明日朝祖同大斂之奠明日乃葬主人葬主婦變服亦同於未殯唯君弔不及免時主人雖免不散麻鄭君以為為人君變自若絞垂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故孔氏疏復殯服則引雖不當免必免之經注以申之而定其服曰首絰免布深衣又言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皆免啓殯又免以至卒哭皆如始死細繹經記及鄭君孔賈之説是凡言免則無衰也

而往鄭注改服袒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纓服色云尊一表服亂改葬服總雖以爲葬如衰服之播不知皆續免者無爲飾以從輕小斂言其葬服斬衰者不以非衰色父故用斬之苴絰免以別于齊衰之免亦故云斬以明之曾子問改服者重括髮爲始聞君喪慮雖斯然爲雖斯川疑于自古改者括髮明不以父喪色君而類及徒跣扱上衽主常禮耳若葬時非布深衣則此服從何忽云故唯以徒跣扱上衽爲變矣至記言改葬是其除服已久唯見棺不可以吉將事故用五服之輕者以別于正葬出見凡此皆崔氏之拘文泥而不能旁通曲達以說其義故冲遠斥爲本例若亭林以袒免爲受弔爲主之服是又不得援崔氏說以爲解・

若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是正其名爲共主則正應五服之首所謂諸侯爲天子者也三軍縞素而謂漢高必無衰乎且發喪必依始聞之禮是正未成服之免而袒以證親竭又何疏乎再毋黨之服今令除加舅爲小功外皆

以上為重凡當免大功皆散麻成服則絹麻經所謂絞垂
也皆殯後見棺欵變服如始死以致哀痛卒哭則脫經于
廟門外而受葛不復麻唯異國君有于葬後來弔者仍
免而不散麻雖尊人君然哀痛非見柩孔注所謂自君絞
垂也已君斷與葬後始弔之理故經諸侯弔服弔雖已葬
主人必免以別其非己君也大記無君弔則復殯服與小記
雖不當免冕正是一事君雖有當葬之弔然其時正當免
耳鄭注曾子問其殯服曰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孔
氏指以殯後殯服唯論用小記不散麻為說此承殯而為
言也士實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鄭注葬服丈夫髽散帶
垂則承葬而為言也成哀則絞垂經有明文是散麻不以
加哀則葬服即殯服矣檀弓曰升而葬乃天子諸侯變服
接神之禮不逮于大夫士已士實禮祝迎尸一人衰經奉
篚哭從尸鄭注一人主人兄弟衰服記小功以下為兄弟
小功為輕故以輕者一人服衰經奉篚特著衰經明除皆
免也小記總小功服實卒哭則免故孔疏小記引崔氏衰服
變除將葬男子免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以喪服
謂彼雖準約經記為說而不取其平例孟崔氏所準約者
三事一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實祔待後事其葬服
斬衰一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

與禮經同嫡庶無別也而令注云庶子為已母之父母服若其父母係屬賤族者不在此列此其說出於徐乾學讀禮通考乾學亭林之甥一皆本其舅說亭林嘗論庶子母黨之服載或難以賤族豈可制服而解之曰以族賤故使其子不得為服是其父之過也余謂其父則亦何過之有妾之賤以奉君與女君非賤于其子也其子服外祖父母舅若從母非服其賤族也三吳紳士當明之季世豪縱驕淫姬侍充斥常恐外畜以毀家故絕其母族偶有通往來者亦不齒以重折辱之使妾不得父母其父母而子不得外祖其母之父母不奪人親之謂何故近日士庶猶有念

一本之誼而戚其所生母之黨者至卿大夫家則絶無其事所關于人心風俗之淳漓者至鉅而亭林實階之厲亭林于順治癸巳甲午間以其家舊僕陸恩蕁其中落叛投里豪遂擒之數其罪而沈諸水亭林懷精衛之志守狙伏之身乃不能眕一附炎之僕幾陷大戮非溺于平昔豪紳之閙見乎是不能不為亭林深惜者矣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于樂樂之為教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遂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于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為最淺者謂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于隱顯義例見于回互斷制寓于激射實非茍然而作成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師令不行于四鎮故于

虎山自刭將著三百年天下亡于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事見朝宗四憶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太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從之力而為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友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于戰也然瀧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容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為亂臣之語者明其心迹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北渡

河尚可截淮為守也至北都自[illegible]諸臣上不能致身以鄉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遂利祿是適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賈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者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者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厥事而庸儒誤國者無地自立于今世矣賢人在野立嚴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為師為長端本為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贊華援黨與以猗撫長

短其禍以殄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
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祭告先府君文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月庚申朔越十五日甲戌
不肖世臣謹遣家男家起以清酌庶羞敬告顯考郡
學府君之靈曰嗚呼府君抱濟世之志蹭蹬無所合
貧病交構憤恨畢殁歛形渴脣極生人之慘厄已不
肖侗離襁褓備聞義方庶幾君子之澤嗣之以光而
廼矩步所履荆榛塞衍滄瀧罔有衍之說閱三十有
以年恧戀不覺泚之被顙也然而終解弟罤蓋擠就
口里仁未擇松楸誰守回憶少弥侍遊十載皆在白

門南路其民氣淳樸敦洽比之古處而吉山脈別東行南顧逆向雲台孫不背祖府君時昔反復盤旋其岡巒春而樂之嘗發終焉之嘆故今相新阡于左壁寶居吉山之南結茅舊遊以待丘壟當亦神期所安也敬卜月之十九日卯時啓攢二十一日巳時請靈登舟三月十四日寅時奉安幽宅陰陽家言斯為大吉水程五百截湖涉江燮女冢孫依神侍櫬恬波利行以遂辰良先期展告鑒茲用饗

祭女波心文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三月己丑朔越十一日己亥阿父誼侍書汪慶謹以庶羞清酌致祭于亡女波心大

小姐之靈而告之曰維汝生性淑慧而溫靜讀書三年頗通爾雅毛詩之義沈默寡言作止有度方謂成人堪為汝師不意從遷揚州漸染羸疾轉徙白門遂成瘵症既已病纏日夜啼哭謂汝母曰兒必不起合家向揚必攜兒柩同去兒不耐作白門旅殤也予聞言心慟諭以安心調治如有倉卒祖父塋穸未卜吾意必在白門將來以汝祔葬汝母憂殤魄無依也自後汝遂無言又延數月予隨計啓行未數旬汝遂奄忽厝白門外之琉璃窑以予蹭蹬遷延又廿餘歲始得卜吉兆于白門南鄉吉山之麓以本年三月十四日寅時奉安汝祖先予本日午時啓汝攢屋迎靈來

以汝生不識祖地下依侍以安祖心世世祭享俱侍
祖側汝竟有知其安新宅嗚呼尚享

祭告吉山神文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季春月己丑朔越十四日壬寅
候選知縣舉人包世臣謹以三牲卮酒敬告吉山之
神曰尊神所司厥名維吉是能擁護陰陽使各安其
宅者也世臣籍隸安徽涇縣幼隨先考郡學君遊學
于建業先考性耽堪輿常盤桓山下樂其葱鬱茂豫
故承遺志卜先考窀穸於神封之左曁劉巷村麓以
本月寅正一刻安位並以亡女瑤淑祔敬告尊神呵
護其不祥以安先考之魄無受陰陽侵損感威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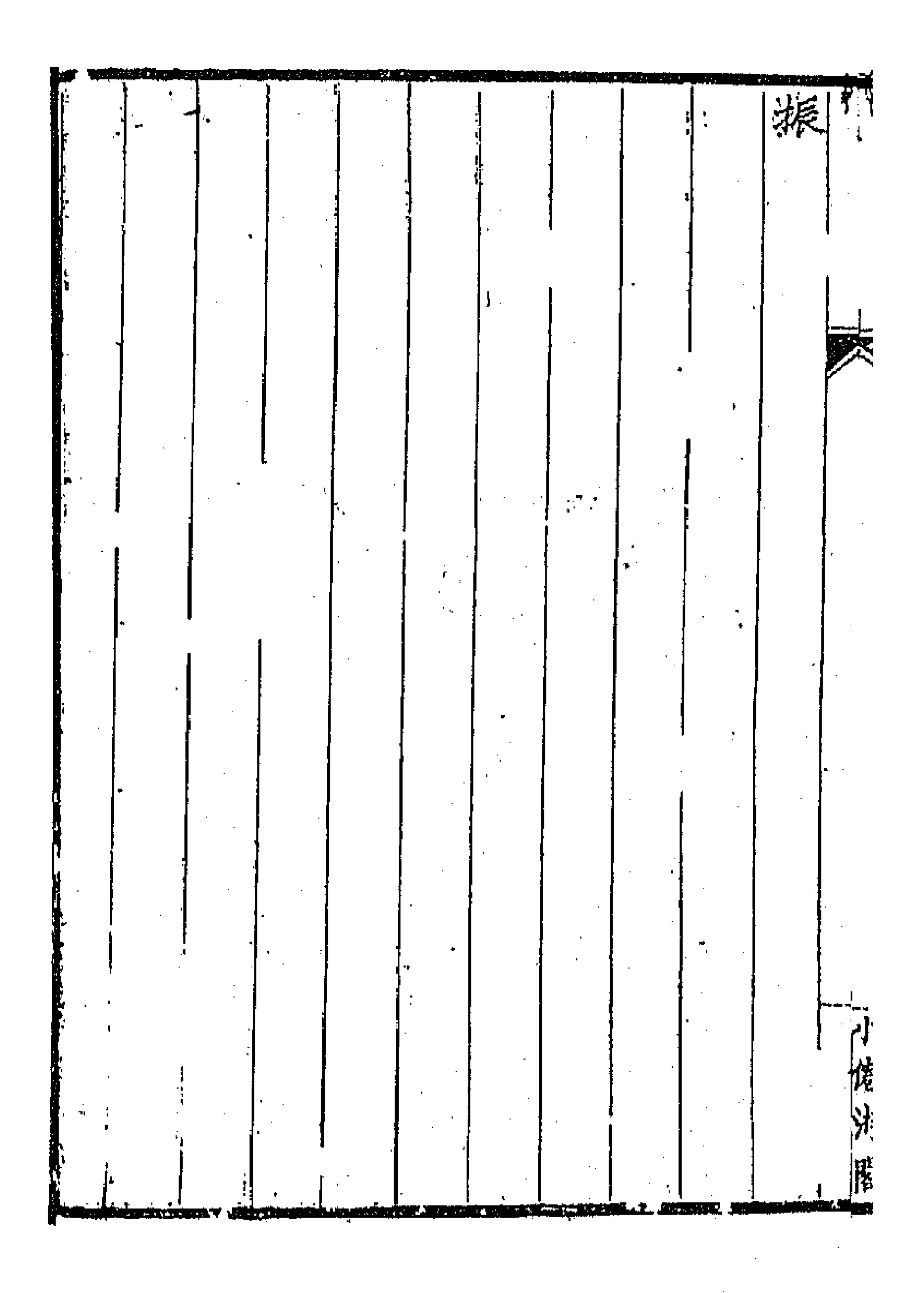
丕冒敬薦馨香惟尊神鑒此愚忱也尚饗

反悲秋

宋大夫傷其師志潔行芳遭時昏昧爲讒謗所傾溺而作九辯詞旨哀艷使人酸鼻流涕不自已故仿賈生弔湘楊子反騷之意以爲之辭

夫何大夫之多微詞兮乎分四時而獨悲凜秋草木搖落而變枝柯兮松柏乃顯其寡儔夏恢台以茂育兮長根荄而榮荊棘非滅露而申嚴霜兮詎見其萎黄而於邑惆悵螢之至遭命兮無斧柯而嘆失職感廓落而私鄰士貧兮宜處富而致膺豹隱霧而養文兮安七日之不食爲于飛以謀稻粱兮鷩增繳而垂

翼遠行洵必有歸兮胡惏慄以喪吾實無友生以惱悵兮盍郤埽而樂其道既君心之異予兮何尚一見之榮顧信反躬之足逍遙兮又何有于蓄怨蕙華必自異于衆芳兮宜蕭艾之交妬知猜猜之守君門兮胡重足以遁趍秋霖謐而土不得乾兮肆振衣于高山畏迷陽之傷吾足兮及論胥其誰怨孰鬱志在近郊兮馭千里其爲往進縶若于阿閣兮志豈期聞乎歸昌騏牽鹽兮誰惜鳳棲枳兮誰省謂初德兮不可忘待陽春兮撫徽幸抗行尚被偽名兮車下誰其聞謳甘蕪野以待後敗兮覩瀫耕又何吁念蹇蹇之匪躬兮慮汝汝以辱身保不肖之賜軀兮毋布右之振


振